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一

明　剡南張　岱著

王越列傳　附陳鉞

王越大名之濬人長七尺餘多力善騎射好談說大略文藻欲發景泰二年舉進士方廷對風攝其卷從知所之而墜於朝鮮之庭朝鮮國王方朝得以獻景帝識其名除進士選入爲監察御史　英宗復辟見越進止奏對目屬之越精建堂事爲都御史寇深所

燮留兵縮諸道章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大同有虜警
當置巡撫吏部有所薦　上嘆曰安得如韓雍其人
者乃請命越越衣短袂衣見便殿　上熟視良久曰
是故快御史也可升而將擢右副都御史以行後與
都指揮陳越擊虜毀山堡進右副都御史居頃之為
成化元年請告去家三年召協理院事六年虜入河
套數擾延綏命越以總督視師大同與游擊將軍范
瑾襲虜崖窯川俘四十餘人斬首加百二十進左副

都御史越復令諸將分軍十三各守營堡仍與太監恭太監恒統軍萬二千有奇駐於榆林別分東西二路夾之繼與西路左都督劉玉東路右都督劉聚擊敗虜於墩索尖盜先是文臣視師者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始身選驍勇跳盪武騎將而與虜戰探虜所聚或以零騎伺隙邀殺之用是數成功再設伏邀破虜俘斬百餘獲馬牛羊駱駝稱是癸巳進左都御史賜蟒衣一襲詔武靖侯趙輔為平虜將

平紀大平興越相繼逆虜虜擁河套數出為寇越諜知滿都魯孛羅加思蘭三酋皆渡河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伍千出榆林盡夜馳三百餘里分兵千餘為十伏相救自與寧等分薄其營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女稚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道遇滿都魯等歸邀敗之斬首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二萬甲仗千六百餘虜既敗歸見其廬帳妻子畜

產孳盡皆剿殺遠洮成化九年也虜自搜套以來無
歲不深入殺掠邊將擁兵莫誰何徼所遺老弱及殺
平民上功朝廷三遣大將費數智而已聚兵八萬糜
資餉無算出師搜套頻歲而不敢行是舉也名越為
奇功捷聞再賜璽書褒諭論功加太子太保食從一
品俸總督三邊後從將回原自以紅鹽池功大賞慳
不無快快尋移疾乞還京命與李賓掌都察院事與
提督十二營同太監汪直選軍越請移所加官祿以

賞所與紅鹽池共功將士詔進越兼兵部尚書明年
復加太子太保當此之時越自納於直圖與誅建州
竟為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直亟未及也直既與
保定侯朱永徽功從虜亦得封保國公越心豔之矣
居亡何虜酋西化遊詔保國公為平虜將軍往討乃
以越為總督直仍監其軍越念直誅建州時永與征
行不先發使陳鉞握功因為直謀給永令將大兵繇
他道自與直將輕騎繇宣府大同供會於榆林既至

大同虜已大掠出塞越語直曰與公受命討虜無得
獲何以班師諜虜將在威寧海則選勁騎二萬餘與
直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之斬首四百
三十七級虜男婦百七十萬駝馬牛羊以數萬旗纛
甲仗萬餘捷聞詔班師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
甫三日召還戰馬萬七千匹死者五千七功自如而
越得封威寧伯仍兼都御史歲祿千二百石予世券
御史許進等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都察院事越亦

不肯就西班未幾復命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斬首虜十八俘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是役也首級少當下賞　上用直故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二百石録一子官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而越就西班望侯矣汪直在事久爲其儕類所忌惡　上亦漸疎之大學士萬安劉吉等稍稍間直越遂從令越爲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遁請班師不

許逵迎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游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叅將史玉敗之於大寨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十七級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提督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濟矣尋改越征西將軍鎮大同不復稱大帥而猶與直共一職尚妥寧請移越師延綏以離之而令延綏帥許寧鎮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發其事大露上

令紛事論紀直八罪固并紀越　上使鄭衣指揮齎
勅往諭越驚欲死既陳削官爵追誥券徙安陸州令
其諸子之以功蔭叙授得官者弘治初赦還鄉學上
言自訟下廷臣議議者不能定並録其功過開得復
左都御史致仕越姿表奇邁議論英生久歷西北陲
其於虜情邊形將品士勢歷歷在心逆敵意安開封
定發其自奉若諸侯王而御軍卿下財往來如流水
籠罩衆傑不知所從從將武校皆願為死長於吏部

判案牽奏口占授記了無遺恨至肘聚衆滯措與之說罔不貫通既自書須破岈劖崖機變出沒以故不復循修索範常平騎過秦王王姿之奏妓酒闌離席言曰下官不佞久執干戈圍於兩鎮大王吠犬也府中之妓美寧有以酬臣否王許之盡乞以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四妓彈琵琶捧金卮卮侍門內銅爐千戶至越入之千戶前向唐狀珠哲越喜燒卮酒賜之又談則又哲命妓令琵琶而酒千戶即歸千戶危

又談則又晳大喜指妓曰是中有甚妹者否居即取之越在安陸若敬送滌皆池田射獵帳飲聲伎如故於久之太監李廣貴用事越家近京因徙得通廣九年屠滽從左都御史為吏部尚書會推四大臣自代上不簡中旨召越越都給事中御史深等言越故檢邪小人也倖來得官不足風示百僚　上亦寵而是時虜數遼西北邊共明年寇蘭州巡撫甘肅都御史吳琛不能軍兵部議置總制重臣控制之滽前從七

擬上竟不問所從擬越遂用之進太子太保總制
甘凉諸路邊務兼巡撫地方敕曰賀蘭山後虜巢也
虜久居知形便每入從其處卿為朕逐勒之時越已
七十餘至則召諸將曰賀蘭山高如登天深如探淵
當分兵三路與爭及延綏兵參半進入至其巢遂分
為奇正得其有善水草可居近處疾驅長攄可行也
於是使延綏副總兵朱瑄領二千出南路總兵官李
俊領二千出中路副總兵張安監槍右監丞郝喜領

二千出北路晝伏夜行穿山出野黎明越下令皆東
北行虜從見兵從馬不浮慌惚戰消火燄共帳房車
輛深入窮追虜悉衆來士齊下馬用駱駝打扯烟塵
漲天會大風從上馬來共風順塵腈持刀衝入逆至
白髮寺諸將皆大呆益斬首虜號哭放火西去几浮
虜首四十二級駝十九馬百二十半弄器仗千數提
開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御史如故安善功為多
各壁官一級是日部曲以夜風睫亂皆不欲行一卒

曰天贊我也我去虜不覺也歸延遂虜歷所衝之皆是風也越下升卒既成功奏授為千户李廣敗封殺諸言官劾延臣媚廣者皆首言越然 上竟不問亡何卒甘州贈太傅謚襄敏陳鉞者為都御史撫遼東亡狀以事直得罪逮尚書後奪職歸鉞才下越遠甚

石匱書曰王越亦偉男子哉退閒後懸斗大黄金印是以汲汲於功名之途未免委蛇不惜屈身出入澇下豈非為熱中所累乎然觀其雪夜琵琶以美姬賜

壯士又豈驍㩁子之所能為故其出師異域屢建膚功要非倖致者矣用人之智去其詐役將帥之任桀何深求之邪

又曰始咸寧與保國公朱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朱欲走咸寧止之為陣列門間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無貫行毋反顧目睥睨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日乃謂朱曰我一動虜躡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

下馬無乖叛、故虜不覺也、吾非不自危、姑矯情鎮耳、
嗟夫、越誠良將哉、

石匱書卷百第十二

明　劍南張岱著

毛吉葉禎湯鼐劼列傳

毛吉餘姚人剛直嫉惡以景泰中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故事十三清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而廣東司當錦衣衛錦衣衛者天子親軍故伺察百官陰事以聞或誣或定無所得直辯以是公卿大臣摩遍諸錦衣有所請托不報概裁抑之卒有犯者無所赦

悶而吉輒按法庭治錦衣卒目吉但語曰毛背刺特掌錦衣衛者門達逯杲橫長安中百官遇逯避恐後吉遇達於途一手持經一手抗瓛而拱達前曰此毛背刺邪其卒曰是也他日吉失朝下錦衣鞫問卒群走報達曰毛背刺失朝矣下錦衣達曰還巨杖吉至達揀卒之健而悍者持巨杖杖斃之杖十五而臂骨見群卒曰快乎哉背刺自此甚已吉亦私念若曹不以事至吾司則已至吾司無所望貸矣既出其持法絕

錦衣卒更迭於往時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
惠潮痛懲豪宗大户毋得武斷吞併如寄寇程鄉縣
氏曾玉楊四謝瑩楊輝羣行作賊王四據石坑峒瑩
據龍歸峒輝據上寶龍下寶龍糾合福建上杭江西
安遠寧虔賊流劫江廣者累歲潛入縣治殺人民吉
調土著狼拳勇擊之破石坑斬王擒四破龍歸斬瑩
破上寶龍下寶龍斬輝以七百餘人先後斬獲其千
四百餘人而七百餘人者不損一人犒賞犒倘皆出

臨時調度不取於官不須於民成化初雷廉高三府
被廣西賊劫殺數百里閭烟火蕭條吏民告守令賊
守令若罔知更置楚之有自賊中還者輒誣之通賊
吉分巡海北慨然以平削為急移文都指揮出擊賊
都指揮畏縮不敢出海康知縣王麒者在官用忠義
勵士遇賊慨奮擊守令將領又不悅之吉即與領繫
抵賊所戕敗之廣東總兵欧信疏吉捷狀以聞特旨
陞吉副使賜勅獎諭并陞麒為本府通判歲乙酉春

賊出患之河源持掠翁源吉率官軍二千兼程追之斬獲百餘級賊遁而余頂之新會縣告急吉率指揮閻華掌縣事同知陶魯令官兵民壯至大墜與賊遇戰破之斬首二十餘級乘勝夜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分諸將為三道約聽砲進擊廝夜悔失期賊覺走伏營後山軍士突入望見空營皆入取其輜重就擁出賊從後追之閻華馬躓見殺陶魯不敢前吉勒馬持刀大呼獨身旋往從史廖振等回軍勢不支

明府姑避之以圖再舉吉曰衆多被殺我可獨存丞去勿復顧我言未既數賊遮吉鉤之吉且罵且敵手斬一人斷其一人臂遂被害是日大雷雨山谷震動陰晦連朝踰八日始得吉屍顏色不變事聞贈廣東按察使錄其子科國子生遣官諭祭而麒木被逼川命已死於賊亦加贈雷州府同知錄一子初吉之出軍也其餉金千使吏余文主之十已用其三吉死文念吉貧寄歸其十之三於吉僕吉魂附僕婦請按察

使至而語之曰吉死矣而尚有知吉使吏主橋吏卒餘金核諸吉僕情公司盡之無令吉有貲鬻之贖以為地下羞科舉進士仕提學副使有名成化末言父於朝爲之請謚賜謚曰忠襄

葉禎高要人今爲高明人宣德乙卯鄉舉歷潯州鳳陽慶遠同知以禦賊死贈廣西參議禎生長高要接廣右地習見峒猺時特竊發爲鄉人苦素抱慨遊宦潯州又當群猺出入衝熱知其地勢險易戎情向背

之詳每登高望遠慨然有一舉掃平之亂及來慶遠見賊勢甚盛民生日蹙守吏往往怯懦不發而收民之吏概委責軍將嘆曰慶遠之民蓋矣每與僚吏言潸然泣下旣條郡中便宜事建白於督撫都御史葉公與郡中三老有善謀者謀之增括丁壯什伍其人立長日分領之民爭赴集無匿以役償所報馬服于是日訓練之諭以保衛鄉井之意莫不踴躍踊鵬峒前此父殘者積年劇賊也數敗官軍恃戎跳梁城下

英雄何禎以計生擒之取還所虜子女産畜自是賊稍戢其徒黨狃常勝益憤耻互排結必甘心禎未幾來大圍樊山民告急守將若圖閉禎率民壯趨赴之賊望見禎軍整不戰自潰奪還子女千餘人既旋兵賊偵知無繼援潛躡其後禎逆擊與鬭殺傷相當十公榮死之禎曰必再來嚴為備會所屬米蘭那地二州上官遣土兵持上物牛酒來犒師禎謝却之諭之曰若等能為我出力勦寇即以此犒若居二日賊合

衆攻難判等寨報至禎請哨守指揮黄越出擊之越方與知府黄振飲酒回峒但圍村寨常事耳君明朋操心激變之罪君獨當之若則不與知禎錫諭再四繼之以泣越振延不省禎怒拂衣上馬去號召民壯來蘭那地二州土兵會兩府廟前出所作誓書諭之大激發以忠義遂分兵東西行至中途抑青鋪前賊邀突出入須山下横衝我兵禎麾衆與戰迷數合無救援賊益至賊物色禎所在攢矢向之禎身被數鎗

猶手刃一賊與共從子官慶民壯緘用和等三百人皆死之是為天順三年春二月是役也忌禎功者潛道人泄機於賊故禎至於敗嶺南故無直禎死之日雷雨大作平地直深尺許賊大驚共棄所虜人畜去民人聞禎死老稚號呼求禎遺骸山谷中久一日乃得禎首他處相與裹滌數日始殮葬撫城下千有燈為文祭哭之忌者雖欲禎死中旋懼懼米以激變誣禎師府入共言民不勝忿相率叫號走千里訴於都

御史葉盛盛以聞於朝為天順六年去嶺死者三千

制曰蘇緘挈智高於邕管偕孫子以捐軀馬暨挫海

于於靜江傾將士而絕命禎之節義奚讓古人可贈

朝列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參議

湯徹勤滁梁人其曾祖為東甌武勤王徹勤少負才

好使氣貌類河朔人面胖胖然髭鬚起如戟年十五

六入學為生徒日記數萬言學有舊版文千餘字徹

勤騎馬過一目成誦應天尹下學傳籍召諸生徹勤

獨從至當筵大呼折戶聲撼庭木尹愧憤卒答之徵勣攘袂走出擊門題詩府署合扉上有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遂去擊出游江湖上凡吳越閩粵室爲家爭延致之因文聚糈遊江南聞其名召之至曰王倸能作啟事否徵勣請紙筆即席具狀幾萬言類宿構者皆切當世務文義竒之上書薦其才有文武具驛召赴京時於少保方督諸軍請試之立徵勣將臺下萬卒環視少保摘古今將略及諸

事以問胤勣應對如洪鍾不能屈左右嘖嘖嘆賞少
保亦撫掌曰吾子誠有才入對授錦衣衛百戶正統
末　英宗北狩朝廷遣使通問已命中書舍人趙榮
擇可副者衆舉胤勣詔以千戶如虜虜大酋脫脫不
花問中國事云何榮未及對胤勣前語之又持於坐
上箕踞听憤閲誦其所著平胡論虜酋色變既出謂
中國譯者曰彼辯何為哉恨不殺之耳景泰中詔舉
將才胡忠安言胤勣才可用進署指揮僉事時典兵

者多忌徹勛不令治事徹勛亦時時嘆息其功名不偶放浪詩酒間京師人率以為狂所與游最善者侍講徐有貞教授馮益太監劉溥　英宗復位有貞用事然亦嫉其才不推薦之徹勛亦不登其門天順間校事者甚橫李文達多裁之而文達嘗召徹勛與語徹勛張口論天下事及古今成敗一坐盡傾文達奇其才將薦之校事者遂搆捃徹勛往年在江南受賕事下之獄怒而辱之徹勛詬罵不絕口至詆詆為奴

然徽勳遷出恩於人而不立券無以自白遂謫為氏
荷校出御城故人有噫之者徽勳仰天嘆曰吾于以
指揮為廷榮一湯徽勳都揮有行非顧成化初遇霈
恩復其官再用言者言詔以都帥出守孤山堡孤山
在延安西虜歲入守者多以罪敗然徽勳得詔曰噫
吾死矣夫孤山無城郭有他鄖之來戍者七百人戰
則為俘罪守則為怯敵如此雖諸葛武侯復生亦難
手免矣抵鎮草封事數千言大率謂朝廷宜先城孤

山聚櫟糧募死士又移書當路言狀遂憤憤吐數血數升不能起丁亥虜入寇主將閉城門不出兵虜大掠于女而來亂勍燃髮上指曰死固分也力疾而起戎服跨馬率麾下百餘人邀虜於境上力戰數十衆寡不敵遂死山下是年八月也亂勍為人忼慨倜儻直欲起古豪傑與之反視世之悄悄若以為齷齪不足與語好以氣推人不問名位卑顯有不可意喬然不顧戎盛罵之至其面亦不少貸甚有悵之若江陰

知縣弗利於氏將受代亂動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叉縛之狀其罪送之上官上官大駭并收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得釋叟卽中時正當於坐上與之藏鬮不勝而怒語侵亂動亂動捽之下拳之蹴之幾客為之股栗與人言縱横闔闢隨意所如有問古名將者亂動以岳飛張巡為第一人言巡似少遜亂動瞋目曰子不覩其對令狐潮之語乎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自唐以下誰有為此語其所見如此詩豪邁奇倔如

風雨晦冥中電光斜欻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斷
崖石下墜不測之淵覩者褫魄每就人席上揮灑立
成數十章即名能詩者多為其所懾平生著述有五
雲清唱風雅遺音來谷集千餘卷與于程敏政四子
少與衡勣游知其人使不死為大將將數萬兵出陰
山其功名當不在古豪傑下顧獨齎血淚奔中天也
或者謂衡勣類太史公所謂游俠乃大不然衡勣行
事雖若任俠然如其所行朱家郭解直奴才耳烏足

以比徹勳哉

石曆書回古名將之死於陣其死一也然有死于悮者有死於故者死於悮者料其未必死而死焉者也死於故者料其必死而死焉者也毛吉葉禎湯徹勳自分一死又必死特從折以自成其一死足稱鼎鑊在前解衣盤礴探易而徐下之與彼劍鋩矢鏃倏忽隕命者其難易又大懸矣嗚呼烈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三

明 劍南張 岱著

王恕列傳

王恕陝之三原人正統壬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出為大理評事遷左寺副所讞決必麗情法嘗條刑罰之不中者六事奏辜之擢知揚州府史民愛服歲再饑上疏再請賑度事已迫不待報而發倉庾且別市藥以施病者其人不至從時而殍立書院居

諸生褒衣講說文事大抵如張昺高銓馬岱丘俊俞俊張鋭輩後皆顯達揚人比之文翁以考最拜江西右布政使江西嶺寇犯贑州總兵撥率師討平之轉河南左布政襄鄧流民劉通為變聚衆數十萬推石龍為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為羽翼勢甚猖獗擢總督察院右副都御史捕治之南陽襄荆諸郡以都御史開府自總始總雖軍府草創經畫有餘曾以內艱當去詔奪喪復任乃與撫寧伯朱永兵部尚書白圭

督兵攻破之擒通政尚龍等下令毋得擅殺一人榜示流民各使復業遂乞終制不許尋奉勅巡撫河南以襄南功遷左副都御史境内霖旱不相對而又告蝗大風晝晦乃上疏乞罷間極言止營建崇儉約以回天意不聽明年入朝議事復上六事轉南京刑部右侍郎治漕河請禁抑馬快船及弭災數事 上為下獨阻詔改南京戶部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恕於遷若左然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

接交人鎮守中貴横甚欲借越彌壓之怨心知所謂
平東勝二童子以結中貴人銭能使其麾下指揮郭
景等以玉帶龍衣吴裝玩好馳驛詣安南王黎灝王
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景等復與其國互市
稠載還越廣得之遣騎追執景景迫投井死則悉執
錮其從者下之獄而從入其所施章疏劾能私通外
或罪當死當是時灝列為私郵以通滇省欲來問掩
取我至是誅始杜銭能復使使来驛進黃鸚鵡越復

上章極言明王不貴異物今虧聖勞人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　上意因盡發能貨蹟恭肆諸狀　上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然公諸大帥以及士商皆惴惴奉三尺矣三品滿九載進右副御史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身無長物往返惟衣書一簏而已掌院未幾還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如故盡撤嘗將之占從者一卒不得走私門者使過能江驛嚴禁織作工費非奉旨毋得冒為互市者選罷政則同

事者無敢干頗不便怨而適有與力取中旨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兼總督糧餉怨乃上言天下一切納貢賦皆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品繁縣及庖人賤工請稍裁別派市物料織造繒綵及貢獻花木禽鳥請賜罷省皆報可常州特有災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民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以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間行賑

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以為自救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

太監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古書名截江網者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言典謨訓誥無逸旅獒皆帝王治平典要何取截江網外道妄誕何取觀音羅漢則劾福百戶江清齎無印信駕帖至郎中鍾蕃所恕言若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死

乎則勑清太監王敬挾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發御前金收市圖籍藥物珍玩同張全榜勢搜括富人財寶官府供億不貲則勑敬太監陸英下蘇松等府造藥梅水梅酥合油半黃沉香乳香花毯綵緞諸物所至誅求無藝怨並不應則劾奏王敬來江南朝廷予鹽引七千為物直敬動發寧國等府衛鹽至萬五千餘引所得至二萬二千餘金復指取蘇常等府金銀三千餘兩珍玩可數百事悉聽隨行千戶王臣指

採刹削平民以甃瓏亭則又勅敬既韜命召還徵後
留滯徐州者次之怨言王敬已取還復滯徐州惟千
户王臣舍人張麒遝總帶鹽貨抄需索金銀寶石搜
括玩器書畫組織綵緞五毒紅紗虧官損民難以計
數則又復劾敬　上前後得怨疏雖有行有不行顧
見怨劾敬獨多心知敬罪惡欲入京誣奏怨林及常
州知府孫仁　上遂密遣人偵敬盡得狀乃收捕敬
下錦衣獄謫戍之并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首於

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尋復為南京兵部尚
書參贊機務錢能復夤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
然益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惟有敬事而已
滿九載加太子少保以秦晉飢言便宜十事刑部員
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芳與妖僧繼曉比而創大
興國永昌寺其言直忤旨下詔獄御醫府經歷張黼
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
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皆舛也一寺立而移

民右者止百家貲內帑者數十萬俊言當宜與輔貲
復官亡何還俊輔南京止盖寺從恕言是益自信凡
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
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則又曰公
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為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
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
所言政令尖信亡中 上謫晉南京兵部右侍郎馬
顕以病告恕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

歸名益高豈諫推薦無虛月 上崩 孝宗即位即家特召之命比驛來中途引疾乞休不許陞見改吏部尚書即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詆恕且老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備顧問 上報曰朕用述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諫議無不聽從何必內閣也時 上於青宮內臣多所登進又賜服色莊田恕爭之 上與辭以報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御史姜綰等訐而分決賈綰等謫而琮猶留恕謂猶留琮何以示天下

公不聽御史湯鼐故嘗以經進讒恕者他亦訐訐有
所論建壽州守劉槩以書稱之引所夢為證事發論
大學士劉吉忠之下詔獄欲坐槩妖言律論斬鼐亦
與同罪恕力辨救得減從戍修理河橋工竣太監李
興乞陞工匠官四人冠帶省五人恕再執之不可乃
上言臣力竭矣惟 陛下憐之將來再滿三載考最
授光祿大夫柱國 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
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同御醫存問時匠滌掌倦

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
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且先貴猶將
其上濬意非惟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參黜中旨留者
九十餘員而言官有拾遺疏後指其留而當黜若下
吏部恕乃詳擬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本
必資恕知有泄之者求去益力　上非許亡何太醫
院院判劉文泰奏恕驕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
非次事久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

原王公傳共疏辭不見行者皆因不報以彰 先帝
拒諫從之失旨比伊周無人臣禮怨意文泰受之丘濬
且既辨謂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
三年此非有怨於 先帝者即臣傳內所言皆足以
昭 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且文泰無賴造此巧
刻之辭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于午門面
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
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君

上聞之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為氏鄉御史吳禎禎亦為之畚箸且潤色文泰草而授之以上同請逮恕及濬禎而質　上為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併焚其傳草濬禎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辯復不能於是懇疏引疾乞休至再三乃許之後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為若而使我相公齮王公負不義名於天下何弔為恕在位志無日不在天下國家無日不與賢士大夫往來款

老吏究心學問在留都時嘗出有狂夫向恕騎呼萬歲恕入部廷諸僚屬駕部姜性曰昔張志定行事時有故事恕曰止勿言待我自思比既得敕策還語性性皆不答因問當時志定所以廢若喟然嘆息謂古人之不可及家居年八十八矣猶作石渠意見取先儒傳注稍悖聖經者與諸生商訂可否務刻俗學以求合不傳之旨正德改元九十 武宗遣行人存問加恩恕復疏數事又四年卒恕魁偉高岸居常啖食

熏數入至其日小殮已閉户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湧浸㭎之樓矣訃聞 上悼惻予祭葬特起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顯而少子承裕仕至南京户部尚書有學行不墜其家教

石匱書曰富家子請西賓評可面數況在君臣之際乎王端毅任朝事無大小慨然口直言所謂事君數若非乎疏辱亦所不免乃 孝宗無不蘇頗受之始

終歎禮不少衰殆千古一主矣使端毅共探驪之手
而輒遇逆鱗其亦何能運聰若此哉
又曰王端毅之在雍也其猶麟鳳乎于忠肅之在樞
也虎哉蛟龍矣麟鳳天下望而知其瑞蛟龍天下望
而畏其澤
又曰王公立朝身繫安危治亂者五十年退以耆宿
高天下者又幾二十年王公沒名在士大夫間不衰
以擬韓范而司馬然在當時猶有漁色之譏用是知

士行之難也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四

明　剡南張　岱著

馬文升列傳

馬文升河南鈞州人今改禹州景泰辛未進士冢宰王直與共材選授監察御史時領臺事者王文王翔皆嚴重難可而獨奇賤文升以為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稱還領全臺奏章以母憂歸服除超升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唐而肆

獨文升能制之閑賴以安尋進南大理寺卿成化初固原土達滿四據石城以叛拜文升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文升言於項忠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文升說討降其侄滿璹并降其謀主楊虎狸夜誘執滿四石城遂平從開進文升左副都御史漢中流民李胡子倡妖言挾其黨以叛潼關軍餘火燭況蒲城民王彪皆肆為剽掠文升悉捕誅之虜牧河套將覬伺

我文升乡築城堡聚土民數千授之兵使相聚保虜
從去臨洮鞏昌饑逗綏平文升前後改法精選采給
之全活以萬計時茶法已久弛文升飭之以易番馬
八千餘足軍中騎皆給遂疏言時事十五條及禦戎
三策　上皆嘉納進擢督甘凉寧夏三鎮軍務虜寇
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列孫
虜從寇甘州深入至好水州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
羊嶺名其嶺曰得勝坡文升有所奏擬不爲參張中

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為兵部侍郎出鎮薊門以東至遼左邊務文非汰其老弱製五花營八陣圖教之皆為精兵後陳戚代文非多詞伺將吏小罪恢遽逐輒罰馬將吏既怨且抑法而馬價亦溢貲文非還上邊事十五條則及之賊以是啣文非特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訴驗成管指揮受其真珠豹皮官為按究管供賂其都督産察使緊密散赤哈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問

鈒而守將以非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過經女直
建州三衛三衛以朝廷昔誅董山跳不平因稍散赤
哈聚兵得數千騎入掠鳳集諸堡衛近塞者僧格等
十八族皆已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稍其使走之撫順
所白狀鈒恐得何辭與副帥錦試謀置之獄夜他屠
其族殆盡更奏擒巢捷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方
銳功名欲自往為言于　上遣大監懷恩等詣閣部
議爲安桐顧奐發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

屠其家無以示中國恩不如撫之文升曰善懷恩入
白 上即令文升偕大通事詹升往而直不得行恨
文升文升至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撫以好語而海西
與三衛亦來聽文升察其實不貲乃具言狀而行諸
路伏兵以待俄後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
數十人鹵駝馬揃選閱兵威以諭都督產察惧悉指
歸命而汪直必欲自出及至遼左而事已定矣文升
與議戒勿用兵直佯聽卻其敵僅且無所饋而陳鉞

則饒廚傳盛為供帳見直叩頭便辟左右僕從皆有
賄相與謀傾文升文升擬旨歸理部事而直則已命
疏言文升定弊之變敕刑部尚書林聰往勘如直言
而文升乃戍四川之重慶衛天下聞而冤之汪直既
傾文升則偕陳鉞大發兵破諸屬夷封伯賞賜傾府
庫已而皆敗十九年復起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
遼東士卒聞文升復至皆鼓舞而於陳鉞厚若不能
無自疑文升坦懷待之日孜孜理軍政且禁戢中貴

人洪義總兵脈繡之爲勝人益稱之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尋召升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方困用兵思所以休息之而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討之文非不可旣遣官勘處卒無他將 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代文升而間之中旨調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孝宗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從耕籍田旣宴教坊以雜伎陳出褻語文升正色曰汝曹敢陳褻家作若使 新天子

知稼穡艱難而已裁語何為公卿憫之先是太監陳
喜以方士鄧常恩言齋 先帝於嶽瀆供立碑
為隱語下其寶物厭禳之文升請悉仆碑發出入寶物
於官從之乃復條上時弊十五事皆鑿鑿中窾 上
皆為嘉納子璁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用北大
臣子而京職當外者尋復為兵部尚書京師大水
上疏稱時事十餘條於貴幸多所侵又嚴戢六軍諸
校斥其貪烘與懦者三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

厌驚文升門又能嗇諠其過射入東長安門内书閣
上屏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為
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屬小
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　上使中貴人
狀臂侃疾則問計文升謂此虜方敗於他部勢已絀
無能為也請容為之俗而揚嚴備之虜果徙去安南
使奪占城之五州地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文升言
萬里偷度同離且不足屢九重顧而會二國各入貢

貢使至乃請印析諸廷安南討服因諭以恩威利害且厚賜之歸而米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侄濬相讐殺逆撫欲因以為功請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死望太子出閣講學進少保階光祿大夫兼柱國而文升上章請擇正人輔導以端聖功得諭德王鏊等十餘人有旨傳陞畫工張紀等二十七員為錦衣千戶文升力諍謂紀先朝幾孔顏 上初登之今復啟之且無功而冒武職使邊

將解體　上為停非行貴州苗叛文升奏進鎮遠侯顧溥討之兩廣寇甘涼文升請使游擊將軍魯麟擊之所至奏捷哈密忠順王若故元遺孽也　文皇帝寵其王予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為吐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併奪其金印以去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為忠順王與之阿黑麻怨我貰薄謂陝巴賤種也何得

王哈密從輕兵入哈密虜陝巴及金印去而使其駝
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文升請執阿黑麻之貢使
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
撫甘肅使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攻
城登破之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而阿黑麻
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
騎五百間從哈密後為赤斤衛所邀殺殆盡乃遣使
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

使酬以少金帛而哈荅俊笑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
皇太后同居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並議修建
文升上言圖營平規於從不可便相苦楚蜀災不勝
採伐三殿有儲木尚可材太僕馬惜薪薪共價可以
資工匠木石費倘不足則幸發內帑數萬金以繼之
及落成而公私不告匱　皇太后徙居之惟甚予文
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帶亦優等北虜火篩大入邊
殺掠吏民　上憂之甚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詢

戰守之策文升乃薦保國公朱暉等十餘人使選練營卒待之厚不敢深入十四年文升為吏部尚書明年當大計 上召文升至煖閣而諭之曰天下覲吏畢集卿用共心採訪毋縱毋枉以彰黜陟之典文升頓首曰陛下開治若此宗社之福也文升步履艱乃令中貴人掖之下階至考察京僚給事中吳蕣王蓋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 天子法悉著去之雲

南戎猛密叛木邦不肯下有毛猛玖者孫喜事聞孟
養兵以攻猛密大敗孟養之師思祿怒大發兵破猛
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撫臣諭使還猛密寨不聽則請
討孟養文升曰孟養所云報仇者名為戎也且蠻夷
自相殺而我乃為不合之臣從何也請毋發兵而以
詔旨切責孟養諭之利害孟養大懼上書謝罪因盡
歸猛密十七寨猛密亦上書陳謝　上悅滿九載加
少師兼太子太師時風雨壞南京鳳陽諸陵廟文升

悉陳天下災異上之條修省十餘事優詔嘉納益文
升之為都察院與吏部尚書王恕皆知無不言恕直
而剴文升練而詳每一疏出天下爭傳誦之而所樹
立亦堅定中貴人李廣敗時王恕去已久公卿無不
見染者彌疏媚上獨不能及文升以是名益著 上
崩梓宮出德勝門文升徒步號哭二十餘里 武宗
立吉凶諸大禮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
而戶部計無所出欲截諸王賜併借公侯勳戚莊田

祖課文作言 人主即位例推恩恩未下而先予之
非禮也時已預籍諸藩司及大即節積數請使進之
可得數十百萬貲乃足弘治中 上嚴慎名器然傳
陞若摘七百六十三人文升悉革之又請籍寧晉河
間靜海皇莊地悉以予民而收其賦為 太后兩宮
用因革中貴人之主莊者文升居官久侍郎焦芳日
夜覘之隙御史何天衢劾文升衰劣不堪任文升乞
歸懇疏凡二十一上乃許歸三年而焦芳修郤搆千

中貴人璫削其官秋未幾卒年八十五明年璉誅芳
作贈文升太傅謚端肅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
師文升卒無幾而大盜趙鐩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
文升家在焉捨弗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逃匿
毀其家發芳窖取其衣冠縛帶若人若而磔裂之曰
恨不為天下殺此賊人謂公是公非乃於盜見之
石匱書曰馬端肅善將兵更善將將其料已料敵皆
預儲於胸中出以應卒如高屋建瓴勢無不下也故

自岷州從報純用虛敲空外叅動悉勝書以帽伏之
而後併本兵一用顧清再用智麟再用許進朱輝亦
有成算屢奏膚功其發縱指示能不歸功端肅哉則
世之嫉功害能懷忌自用若見端肅而不愧汗浹背
者幾希矣
又曰馬文升藁有西征石城撫安東戎興復哈密三
記云孔子作春秋書齊人歸田不自功也予玖閱史
石城之征以歸須忠與一語及文升何哉興復哈密

許進撰平番始末自叙勞苦而文升乃言守臣貪功坐令其酋尽得遁去閫内閫外予不知孰是君子不自功君子亦自功乎其知無不言能無不為至今稱名臣無間辭也